

职业本科院校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融合育人的体系重构

韦一文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创新创业学院, 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1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22日

摘 要

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是高校就业育人与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两者在职业认知建构、岗位适应训练及创新项目实践层面具有显著的互补增益。然而, 当前多数院校的两类教育仍呈割裂运行状态, 课程体系断层、资源配置分散、实践平台重复、评价导向单一, 致使融合育人的整体效能未能充分释放。研究立足职业发展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及创新创业教育理论, 系统阐释了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融合的内在逻辑与价值功能。基于对我国职业本科教育改革的现实审视, 本文提出“理念 - 课程 - 平台 - 师资 - 数字 - 评价”六位一体的协同重构框架。研究认为, 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并非孤立的教育活动, 而是围绕学生终身职业发展构成的连续性赋能链条, 其深度融合对提升学生职业胜任力与创新驱动力、推动职业本科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职业指导, 创业教育, 职业本科, 高质量就业, 融合育人

Reconstructing the System of Integrating Career Guidance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Yiwen Wei

School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Guangzhou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July 20,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15,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22, 2026

文章引用: 韦一文. 职业本科院校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融合育人的体系重构[J]. 职业教育发展, 2026, 15(9): 398-412.
DOI: 10.12677/ve.2026.159404

Abstract

Career guidance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re core components of the employment-oriented and 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ystems in universities, offering significant complementary benefits in career cognition construction, job adaptation training, and innovative project practice. However, currently, these two types of education in most institutions still operate in a fragmented manner, with disjointed curriculum systems, scattered resource allocation, repetitive practical platforms, and a singular evaluation orientation, resulting in the failure to fully realize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integrated education. This research, based on career development theory, human capital theory,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theory, and 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eory,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s the inherent logic and value function of integrating career guidance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Based on a realistic examination of the reform of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my country, this paper proposes a six-in-one collaborative reconstruction framework encompassing “concept-curriculum-platform-faculty-digital-evaluation”. The study argues that career guidance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re not isolate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but rather a continuous empowerment chain centered around students’ lifelong career development. Their deep integr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hancing student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innovation drive, and for promoting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Keywords

Career Guidanc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High-Quality Employment, Integrated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近年来，国家层面持续通过政策工具推动职业本科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从办学定位、人才培养到评价体系均提出了系统性要求，为职业本科教育锚定了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定位^[1]。职业本科院校不仅承担着专业技能传授的基本职责，更被赋予培育学生职业发展能力、创新意识与创业素养的时代重任。高校毕业生规模近几年来持续走高。据教育部统计，2026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已突破 1270 万人^[2]，总量层面的压力与结构层面的矛盾相互交织。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推动劳动者素养结构从“单一技能适配”向“复合能力迁移”转变。企业对人才的衡量标准已不再局限于单一专业技能，而是将职业规划能力、持续学习能力、创新意识及团队协作能力纳入评估范围。这指示我们，传统的终端式就业指导必须向“全过程职业发展教育”转型，创业教育也需从精英化的竞赛选拔回归到普惠性的创新思维孵化。

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虽然渊源不同，但二者的内核指向同一个目标，即个体职业生命的丰盈与增值。职业指导侧重于自我认知、环境探索与生涯建构，创业教育强调机会识别、资源整合与价值创造。正是由于二者在教育目标上具有同源性、在内容上存在交叉性以及方法上呈现实践性，才构成了双方融合的天然基础。

¹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607/t20260706_1442870.html

在理论层面, Savickas 的生涯建构理论为职业指导提供了动态适应的框架[3], 国内研究者围绕职业兴趣结构、大学生职业兴趣与择业效能等问题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为霍兰德职业兴趣理论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的应用提供了研究基础[4]; 创业教育领域, 张秀娥等从数字创业生态视角重构了机会识别机制[5], 黄兆信、王占仁等系统论述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的战略路径[6][7]。但既有成果多聚焦于单一领域, 对于职业本科特定场域下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如何从“物理叠加”走向“化学融合”, 尚缺乏系统的学理建构与实践检验。

本研究聚焦职业本科教育改革背景下的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融合发展问题。在对相关理论基础和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之后, 本研究分析了上述融合发展的现实价值、内在机理与实施路径, 继而探索契合职业本科教育特点的融合育人路径。这一工作意在为高校就业创业教育改革、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以及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理论层面的参考和实践层面的借鉴。

2. 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融合的理论基础

2.1. 职业发展理论：融合育人的理论起点

职业发展理论构成职业指导的理论根基, 同时为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的融合提供学理支撑。20 世纪初, 帕森斯提出“人职匹配”理论, 该理论将职业选择建立在认识自我、了解职业和实现人职匹配这三重基础之上。这一理论奠定了现代职业指导的基本框架, 推动职业指导从经验判断走向科学分析。

舒伯随后提出职业生涯发展理论, 该理论把职业发展视为贯穿个体终身的动态过程, 职业成熟度随着个体年龄增长、教育背景丰富化以及社会经验累积而持续提升。舒伯指出个体在成长、探索、建立、维持和退出等不同阶段面临不同的发展任务, 高校阶段正处在职业探索与职业准备的关键时期[8]。职业指导不仅要协助学生完成就业准备, 更需引导其建立长期职业发展目标并实现职业能力的持续提升。

霍兰德职业兴趣理论进一步充实职业指导的研究内容。该理论依据人格特征把职业兴趣划分为现实型、研究型、艺术型、社会型、企业型和常规型六种类型, 并指出人格类型与职业环境的匹配程度越高则个体的职业满意度越高[9]。这一理论为高校开展职业测评、职业咨询以及职业规划教育提供重要依据。

在职业本科教育语境下上述理论不仅适用于就业指导, 同样可以服务于创业教育。创业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职业选择方式, 创业能否取得成功同样受人格特征、职业兴趣、职业能力与职业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所以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拥有共同的理论根基, 二者的融合有助于共同促进学生职业能力、创新能力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协调发展。

2.2. 人力资本理论：融合育人的经济学依据

舒尔茨与贝克尔于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人力资本理论, 该理论认为教育不只是知识传授活动, 更是提升劳动者生产效率及其价值创造能力的关键投资[10]。教育通过对劳动者知识结构、专业技能、创新能力与综合素养的持续优化, 进而提高个人收入水平与社会生产效率, 并由此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

从人力资本理论视角审视, 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均构成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是二者关注的重点各有侧重。职业指导更加注重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职业认知, 以此提高职业选择效率、降低就业匹配成本并实现人岗精准匹配; 创业教育则更侧重于创新能力、创业精神以及资源整合能力的培育, 致力于提升学生创造新岗位、新产业和新价值的能力。从本质上说二者都属于促进学生人力资本不断增值的教育活动。

赖德胜从高质量充分就业视角出发, 指出人力资本投资已从单纯的知识积累转向涵盖创新思维、数字素养与跨界协作的复合能力体系构建。李长安等人进一步指出在数字经济场景下劳动者的“可雇佣性”不仅取决于初始技能存量, 更依赖于持续学习能力与机会创造能力。职业指导着力于降低搜寻成本并提

升人岗匹配效率，创业教育则致力于激活隐性知识并催生新质生产力。二者在本质上是人力资本增值的两条并行且相互渗透的通道，二者的融合能够有效推动人力资本从“专用型”向“创新型”的结构性升级。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5 年未来就业报告》²也验证了这一趋势，创造性思维与 AI 素养已成为核心工种的关键壁垒。

对职业本科院校而言，其培养目标指向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这要求学生既要掌握专业技能，又要具备持续创新和终身学习的能力。所以人力资本理论不仅解释了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融合的必要性，也揭示了融合育人对于提升学生长期职业竞争力的重要价值。

2.3.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融合教学的认知基础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主张知识并非由教师直接传递给学生，而是学习者在真实情境里经由自主探究、合作交流与实践体验逐步建构起来的。该理论认为知识源于情境中的意义建构过程。吕天营等人针对职业教育教学场域开展的研究表明，项目制与工作过程导向的教学范式最有助于实现隐性知识的显性化[11]。郝俊琪等人则从行动导向视角出发指出，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只有在真实工程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才能被深度激活[12]。由于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均以实践活动为根基，二者的融合能够构建起“职业情境感知 - 岗位任务驱动 - 创新项目攻关 - 生涯价值反思”的完整闭环。这种基于真实任务的教学重构打破了课堂与职场之间的壁垒，使得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能够在解决复杂问题的过程中同步达成。

传统职业指导课程多采用教师讲授就业政策、简历制作技巧以及面试方法等方式来开展教学，学生在此过程中大多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课堂参与度相对较低。创业教育则近年来广泛运用案例分析、创业模拟、商业计划书设计以及创业竞赛等实践教学方式，相比之下更加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与团队合作。

若能将二者加以融合，即可构建起“职业认知 - 职业体验 - 创业实践 - 职业发展”这一四阶段学习过程，使学生始终置身于真实的职业情境之中完成知识建构。譬如在开展职业规划课程的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企业真实案例来分析行业发展趋势并引导学生思考未来的职业机会。此后通过企业实践、创新项目训练与创业计划设计等活动，学生能够不断验证自身职业规划的合理性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职业能力。

2.4. 创新创业教育理论：融合发展的实践支撑

创业教育理论经历了从创业技能培养向创新能力培养持续深化的演进过程。早期创业教育主要关注企业创办过程，其内容涵盖商业计划设计、融资管理以及市场营销等知识的传授。伴随创新经济的不断发展，创业教育的关注范围逐步扩展至创新思维培养、机会识别能力提升以及社会责任意识塑造等多个层面。现代创新创业教育理论已经超越单纯的“创办企业”技巧传授，演进为涵盖机会识别、不确定性容忍、资源拼凑与价值共创等内容的素养教育。张秀娥等人提出的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平台赋能与生态协同已成为新一代创业者成长过程中的关键变量。黄兆杰等人指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正迈入“3.0 时代”，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在于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生涯教育的深度融合。王占仁明确提出应当通过“专创融合”将创新思维培养嵌入所有教学环节。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³也明确要求建立健全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就业指导之间的协同联动机制[13]。上述政策导向与实践要求共同为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在目标层面、内容层面以及实施路径层面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明确指引。

²<https://www.weforum.org/publications/the-future-of-jobs-report-2025/>

³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0/12/content_5642037.htm

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拥有共同的人才培养目标。职业指导致力于帮助学生认识职业世界并规划职业发展方向,创业教育则着力于帮助学生增强创新能力并提升资源整合能力。二者的融合既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也能够增强其创造就业岗位与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进而推动教育从“就业教育”向“生涯教育”的转变。

3. 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融合发展的现实价值

3.1. 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新的要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与此同时,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提高,新产业、新业态不断催生新的职业岗位,对毕业生职业适应能力、创新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毕业生规模持续增长意味着,仅依靠传统就业岗位已经难以满足全部毕业生就业需求。创业教育能够拓展学生就业渠道,而职业指导能够帮助学生科学选择职业发展方向,两者融合有助于形成“就业-创业-再就业”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支撑。

3.2. 促进职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路径

职业本科教育将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作为核心目标,这意味着院校不仅要输出能够胜任岗位工作的专业人才,更要培育兼具技术创新能力、产业服务能力以及持续学习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已有研究揭示职业本科教育的核心特征在于“高层次”与“技术技能”的双重属性叠加,其人才培养逻辑必须突破传统高职院校所惯常采用的“岗位适应”范式,转而走向“技术应用与创新”导向的复合能力建构。

但从当前职业本科教育的运行状况来看,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仍处于相对分散的发展阶段。部分院校的职业指导集中在毕业学年,以就业政策宣传和求职指导为主要内容,创业教育则主要依托创新创业竞赛和创业训练计划等活动来展开,二者之间缺少课程层面的衔接与资源层面的共享,由此导致学生所接受的职业发展教育呈现碎片化特征,连续性明显不足。

若能将职业指导贯穿于大学四年的成长全过程,并使之与创新创业教育、专业教育形成深度交融,则不仅有助于学生持续完善自身的职业规划,还能推动专业知识学习、岗位实践训练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之间形成协同发展的良性机制,最终实现“专业教育+职业指导+创业教育”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这一模式更加契合职业本科教育实践导向、能力导向与产业导向的发展要求,也为培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开辟了新的实践路径。

4. 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融合的现实困境分析

4.1. 融合理念尚未真正形成统一共识

教育理念决定教育实践的发展方向。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深度融合的前提,在于高校能够建立统一的人才培养理念,将职业发展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然而,从当前高校实际情况来看,职业指导和创业教育仍然分别由不同职能部门负责实施,管理体制相对独立,育人目标存在一定差异。

职业指导通常由招生就业部门负责,工作重点集中于毕业生就业率统计、校园招聘组织、就业政策宣传以及就业指导课程建设,其主要目标是帮助毕业生顺利实现就业;创业教育则主要由创新创业学院、团委或教务部门负责,更加关注创新创业竞赛、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SRTP)、创业孵化基地建设等内容,其重点在于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由于管理主体不同,两类教育活动之间缺乏整体规划,在课程设计、教学资源、实践平台以及评价

体系等方面往往各自独立运行。学生在接受职业指导时更多关注“如何找到工作”，而在接受创业教育时则更多参与创新竞赛和创业项目，两者之间缺乏职业发展主线，导致职业规划、就业能力培养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难以形成连续性的学习过程。

更值得关注的是，一部分高校仍然将创业教育理解为少数学生创业项目孵化，把创业教育局限于创业竞赛和创业实践，没有充分认识创业教育本质上属于创新能力教育和职业能力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一些职业指导课程仍停留于就业政策宣讲、简历制作、面试技巧等传统内容，没有真正建立终身职业发展教育理念。这种理念层面的偏差，使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融合缺乏共同价值目标，也直接影响融合改革的深入推进。

这种理念层面的偏差在学生和教师群体中均有直观反映。在一次校内座谈会上，来自智能制造学院的大三学生李某谈道：“职业规划课是大一上的，当时做了测评、写了规划书，但之后就没人再提了。创业课是大二上的，老师让我们组队写商业计划书，但写完打分之后就结束了，跟我的专业和以后的就业好像没什么关系。”另一位来自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的学生陈某则表示：“我觉得创业挺酷的，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学校有创业比赛，但感觉那是少数‘精英’的事，我们普通学生不知道怎么参与。”这些来自学生的真实声音揭示了融合教育在实施层面的“最后一公里”问题，顶层设计虽有融合意图，但在课程衔接、持续指导和参与通道等环节仍存在断裂。

4.2. 课程体系衔接不足，人才培养连续性不强

课程体系是落实融合育人的核心载体。目前，多数高校已经分别开设《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等课程，但课程之间联系相对松散，知识内容存在交叉重复，也存在明显断层。

以大学四年培养过程为例，部分高校一年级主要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引导学生了解专业和职业；二、三年级则较少继续开展职业发展教育；四年级主要围绕就业政策、求职技巧开展就业指导。而创业教育课程通常安排在某一学期，课程结束后主要依靠创新创业竞赛、创业训练项目等课外活动进行补充。

这种课程安排导致职业指导和创业教育均呈现阶段性特点，没有形成完整的人才培养链条。例如，学生完成职业兴趣测评后，很少进一步结合专业课程分析未来职业发展路径；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竞赛时，也较少结合个人职业规划分析创业项目与未来职业发展的关系。职业认知、岗位实践、创新训练以及职业发展之间缺乏有效衔接，使学生难以建立完整的职业发展认知体系。

此外，目前课程内容更新速度相对滞后，对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职业、新产业等新兴领域关注不足。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年来持续发布新职业目录⁴，其中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工业互联网运维员、用户增长运营师智能制造系统运维员等新兴职业。这些新职业对学生创新能力、数字能力和跨学科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现有职业指导课程对于新职业发展趋势、数字职业能力培养等内容涉及较少，创业教育课程也更多停留在传统商业模式分析上，对数字创业、平台经济、人工智能创业等内容覆盖不足，课程体系与产业发展之间仍存在一定脱节。

4.3. 师资队伍专业化程度仍有提升空间

教师是融合育人的关键实施主体。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综合性，对教师专业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教师不仅需要掌握职业生涯规划理论、就业政策、人力资源管理知识，还需要熟悉创新创业教育理论、企业运营模式、产业发展趋势以及数字技术应用。

然而，从目前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情况来看，具有复合背景的教师仍然相对不足。一方面，职业指导

⁴https://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ciyaowen/rsxw/202407/t20240731_523281.html

教师多数来自学生工作系统, 具有较丰富的学生管理经验, 但部分教师缺乏企业工作经历, 对产业发展趋势、企业人才需求变化以及创新创业实践了解有限; 另一方面, 创业教育教师不少来自经济管理类专业或创新创业学院, 熟悉商业模式设计和创业理论, 但对于职业指导理论、职业心理咨询、生涯规划等方面的专业训练相对不足。这种师资结构容易导致教学内容各有侧重, 难以形成融合课程。教师培训体系仍以专题培训为主, 缺乏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融合发展的系统培训课程。部分教师虽然参加了 SYB(创办你的企业)、GYB(产生你的企业想法)、职业指导师等培训项目, 但培训内容仍然围绕单一领域展开, 对于如何实现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协同育人涉及较少, 影响了教师综合育人能力的提升。

与此同时, 企业导师参与程度仍显不足。近年来虽然越来越多高校建立了企业导师制度, 但企业导师主要参与创新创业竞赛指导、创业项目评审以及创业实践指导, 参与职业指导课程教学、生涯咨询以及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比例相对较低, 校企之间尚未真正形成共同育人机制。

4.4. 实践平台资源分散, 共享机制尚未建立

实践教学是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区别于一般理论课程的重要特征, 也是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重要途径。目前, 多数高校已经建设了就业指导中心、创新创业学院、大学生创业园、创新创业实践基地、校外实习基地等平台, 为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从平台运行情况来看, 不同平台之间资源共享程度仍然较低。例如, 就业指导中心主要组织校园招聘会、就业咨询和就业指导活动; 创新创业学院负责创业竞赛、创业项目孵化和创业培训; 专业学院则承担专业实践教学和企业实习管理。各平台虽然服务对象相同, 但由于管理主体不同, 资源整合程度有限, 学生需要分别参加不同类型活动, 容易增加学习负担, 也降低了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此外, 一些高校校企合作仍停留在学生实习层面, 企业更多承担实践基地建设功能, 较少参与课程开发、职业指导、创新创业教育全过程。企业真实项目进入课堂比例较低, 学生实践活动与企业岗位需求之间仍存在一定距离。

近年来数字教育快速发展, 虚拟仿真实训平台、数字创业实验室以及人工智能辅助职业测评系统等数字平台不断涌现, 这些平台为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的融合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条件。但部分高校的数字平台建设仍处在初步阶段, 不同平台之间的数据缺乏互联互通机制, 学生职业画像、能力评价、就业去向与创业实践等数据尚未纳入统一管理范畴, 这使得数据驱动精准育人的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平台资源的分散状况不仅停留在管理层面, 还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参与体验。有学生反映: “参加创业比赛是创新创业学院组织的, 指导老师是经管学院的, 但我的专业是人工智能, 比赛项目需要技术实现, 却找不到懂技术的老师来指导。就业指导中心的活动又是另一套体系, 感觉学校好几个部门都在做类似的事情, 但信息不互通, 我们得自己到处打听。”这种“多窗口、多入口”的服务模式增加了学生的信息搜寻成本, 也降低了教育资源的实际利用率。

4.5. 评价体系较为单一, 融合育人成效难以全面反映

教育评价直接影响人才培养方向。目前, 高校职业指导和创业教育评价方式仍以结果评价为主, 过程评价和发展性评价相对不足。职业指导课程评价通常以课程成绩、就业率、签约率等指标作为主要依据, 而创业教育则更多关注创新创业竞赛获奖数量、创业项目数量、创业企业注册数量等成果指标。这类评价方式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教育效果, 但难以全面评价学生职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素养以及持续发展能力。

事实上, 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融合更加关注学生综合能力的形成, 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例如, 学生职业认知能力是否提升、职业规划是否更加科学、创新意识是否增强、团队协作能力是否改善、职业适应能力是否提高, 这些能力往往难以通过单一指标进行评价。因此, 仅依赖就业率或创业率来评价

融合育人成效，容易导致教育目标功利化，也不利于高校建立更加科学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

教育评价改革的研究表明，单一的结果性评价难以捕捉学生能力发展的全貌，发展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的引入已成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趋势。这为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融合评价改革提供了重要政策依据[14]。未来，应逐步建立涵盖职业认知、职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社会责任感以及终身学习能力等多个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实现由结果评价向过程评价、能力评价和发展评价转变，为融合育人持续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5. 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构建

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的融合不是两门课程的简单叠加，而是围绕职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对教育理念、培养体系、课程结构、实践平台、技术赋能与评价机制进行系统性重构的过程，其目的在于形成覆盖学生成长全过程并贯穿人才培养全链条的协同育人体系。基于前文对融合价值与现实困境的分析，结合新时代职业本科教育改革的要求，本研究提出“理念协同－课程协同－平台协同－师资协同－数字协同－评价协同”六位一体的融合模式(见图 1)。从图 1 可以看出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的融合并非单一的课程改革，而是涉及人才培养全过程的系统性工程。六个模块之间相互支撑并形成动态循环的关系，它们共同推动学生职业能力与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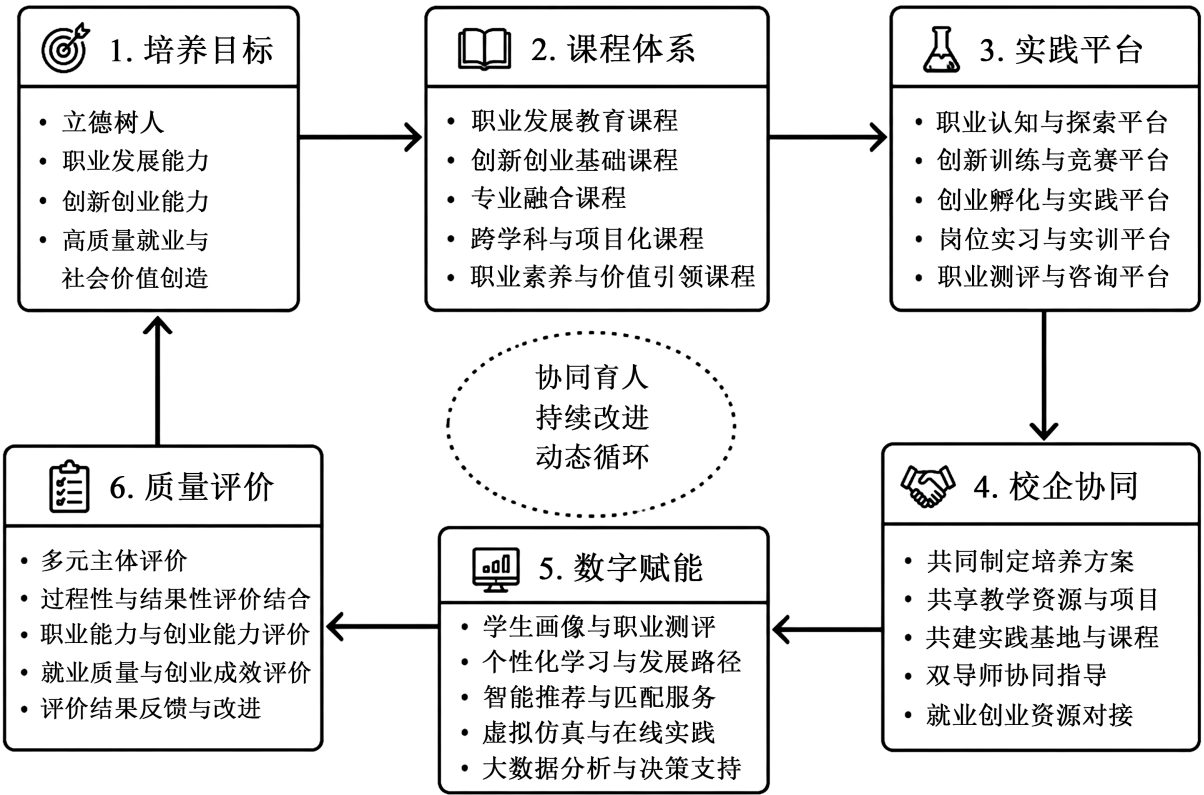


Figure 1. Overall framework for deep integration an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of career guidance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图 1. 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深度融合协同育人总体框架图

5.1. 构建全过程职业发展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

职业本科教育确立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就业有能力、创业有本领、发展有潜力”。在这一目标导向下职业指导必须突破毕业学年集中开展就业指导的传统模式，把职业发展教育贯穿于整个人才培养过程，

而非仅局限于毕业前的求职准备阶段。依据学生成长规律职业指导可以划分为职业认知、职业探索、职业实践和职业发展四个递进阶段，同时将创业教育有机融入上述各阶段之中。

一年级重点帮助学生完成专业认知、职业兴趣测评、生涯规划教育，使学生建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15]。

二年级围绕专业课程开展岗位能力训练，引导学生参与企业认知实践、职业体验活动以及创新思维训练，逐步形成职业发展方向。

三年级结合企业真实项目开展综合实践，引入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学科竞赛、企业项目开发等实践活动，不断提升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四年级重点围绕就业指导、岗位适应、创业实践以及职业素养提升开展教育，实现毕业即就业、就业即适岗。

这种全过程培养模式，有助于实现职业指导由“毕业指导”向“生涯教育”转变，创业教育由“创业竞赛”向“创新能力培养”转变，使学生职业发展始终保持连续性。

5.2. 构建五融合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改革是融合育人的核心内容。目前职业指导课程与创业教育课程仍具有较强独立性，因此，应围绕职业能力培养重新构建课程体系。本文建议构建“通识基础模块 + 专业融合模块 + 创新创业模块 + 实践应用模块 + 综合评价模块”的五级课程体系(见表 1) [16]。

Table 1. Design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integrating career guidance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表 1. 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融合课程体系设计

课程模块	代表课程	对应能力目标	学习成果
通识基础模块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人工智能素养、创新思维	职业认知能力	建立职业发展目标
专业融合模块	专业创新实践、行业案例分析、数字职业能力	岗位胜任能力	形成岗位能力体系
创新创业模块	创业基础、商业模式设计、数字创业	创新创业能力	创业项目设计
实践应用模块	企业真实项目、毕业实习、创新训练计划	综合实践能力	完成真实项目实践
综合评价模块	职业能力评价、企业评价、数字画像评价	持续发展能力	形成个人职业画像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知识是在真实情境中通过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逐步建构起来的。基于这一认识，学校在课程协同层面进行了具体转化。以智能制造专业群为例，依托校企共建的产业学院设计了一个贯穿大二至大三学年的“智能产线调试与优化”融合项目。该项目把企业真实生产线的技改需求作为学习情境，某合作企业的自动化包装环节存在节拍不匹配问题，学生需要在不中断生产的情况下完成调试方案设计。学生以 4 到 5 人项目小组的形式介入，承担需求分析、方案设计、仿真验证和现场调试等环节。在这一过程中课程同时嵌入了三项融合目标：职业指导层面的岗位认知与团队协作训练、创业教育层面的机会识别与资源整合训练，以及专业层面的技术方案设计训练。项目结束后由企业工程师、专业教师 and 职业指导教师共同对学生进行多维评价。这样的设计使得建构主义所强调的“情境 - 协作 - 会话 - 意义建构”四要素在融合课程中得以落地，让学生在解决真实生产问题的同时同步建构起职业认知、岗位能力和创新意识。类似的项目化融合设计已在该校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专业群中逐步推广，形成了可复制的“真实项目驱动、三方导师协同、多维能力并育”的课程协同范式。

5.3. 打造校企协同、多元参与的实践育人平台

实践能力培养构成职业本科教育的重要特色，同时也是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融合的关键抓手。未来

应当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推动实践教学从“学校主导”转向“校企协同育人”。

高校可以与行业龙头企业联合共建产业学院、现代学徒制实践基地、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以及创新实验室，把企业真实生产任务转化为教学项目，让学生在完成真实工作任务的过程中持续提升职业能力。围绕“岗位－项目－课程”建立实践链条便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其运行逻辑是：岗位需求分析之后进行课程开发，接着导入企业项目并组织学生团队开展实践，再对成果进行评价，最终实现岗位就业。这一模式既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岗位适应能力，也能够有效提升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性。

教育部近年来持续推进国家级创新创业学院建设，全国已有数百所高校建立了创新创业学院和大学生创业园区，这些平台为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的融合提供了良好基础。今后应进一步完善资源共享机制，推动就业指导中心、创新创业学院、专业学院以及企业实践基地之间的协同运行，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5.4. 建设“双师双能型”融合教师队伍

教师能力直接决定了融合育人成效的高低。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的融合要求教师既要具备教育教学能力，又要拥有丰富的产业实践经验。高校应当逐步建立起专兼职结合的教师队伍结构。专职教师主要负责课程教学、职业咨询、生涯规划以及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等工作。企业导师则主要负责产业发展趋势讲解、岗位能力培养、真实项目指导以及创业实践指导等任务。同时还应积极探索“双导师制”培养模式，为每名学生配备一名校内职业导师和一名企业导师，由两位导师共同指导学生职业发展。

建立教师企业实践制度也是必要的，应当鼓励职业指导教师定期进入企业开展岗位实践以提高产业认知水平，同时吸引优秀企业家、创业导师和高技能人才担任兼职教师来丰富教学资源。教师培训内容也要从传统职业指导培训逐步拓展至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创新创业教育、职业心理咨询和生涯规划等多个领域，以此持续提升教师的综合育人能力。

5.5. 数字技术赋能融合育人全过程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近年来发展迅速，这些技术为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新的支撑条件。数字技术能够实现学生职业画像的精准分析，同时推动教育方式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驱动。高校可以建立智慧就业创业平台，把学生的学习成绩、职业兴趣测评结果、技能证书获得情况、竞赛成果、创新创业实践经历以及就业去向等数据纳入统一管理，在此基础上构建学生职业发展数字画像。借助人工智能算法对学生能力特征进行分析之后，系统能够实现职业岗位的精准推荐、职业发展路径的预测以及创业项目的智能匹配，职业指导的个性化服务水平由此得到提升。具体的数字赋能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融合运行机制如图2所示。

数字技术的应用需要理论指引。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技术工具的价值不在于工具本身，而在于它能否为学习者创设有效的意义建构情境。学校在智慧就业创业平台建设中并未简单地堆砌功能模块，而是围绕“职业认知－能力诊断－发展预测”这一学习链条进行设计。平台中的“职业画像分析”模块不只是输出静态测评结果，它还会基于学生四年间的学习行为数据动态生成职业能力发展趋势图并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给每位学生。这一设计的理论依据在于：只有当学习者能够“看到”自己的成长轨迹并把这一轨迹与未来的职业目标建立起关联时，测评数据才能真正转化为学习动力。平台还设置了“虚拟创业沙盘”模块，学生可以在其中完成从机会识别、团队组建到融资路演的全过程模拟，系统会根据学生的决策路径给出即时反馈，这正是建构主义所倡导的“在行动中反思、在反思中建构”的教学理念在数字空间的延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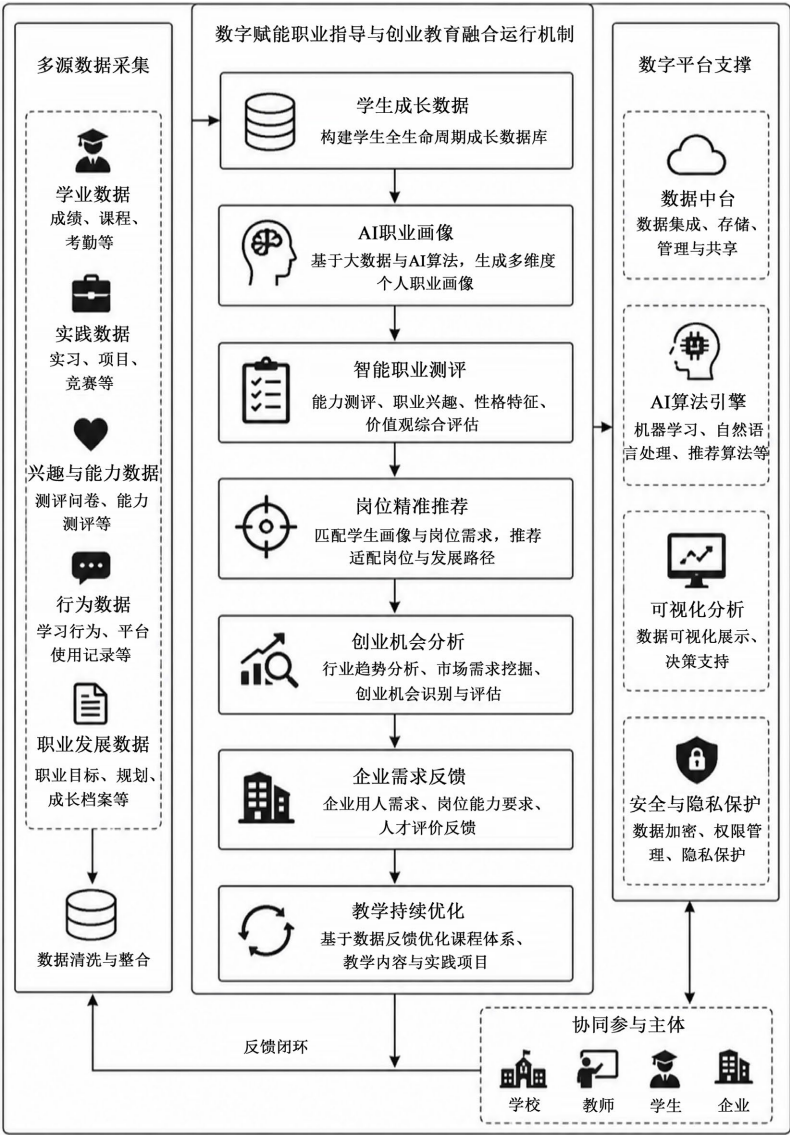


Figure 2. Digital-enabled integration mechanism for career guidance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图 2. 数字赋能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融合运行机制

6. 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融合的实践探索——以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为例

6.1. 案例背景

以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分析样本，该校围绕区域先进制造业和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确立了“专业建设对接产业发展、课程内容对接职业标准、实践教学对接岗位能力”的人才培养理念，自 2021 年以来持续推动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融合改革。学校结合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建设需要，围绕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电子信息等专业群，建立起由就业指导中心、创新创业学院、产业学院和专业学院共同参与的协同育人机制，逐步形成覆盖学生四年成长全过程的职业发展教育体系。截至 2025 年底，学校已建成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现代产业学院以及校外实践基地等多个实践平台，与百余家行业龙头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了岗位实践、创新训练和创业孵化等多元化的实践机会。

6.2. 融合实施路径

6.2.1. 构建全过程职业发展教育体系

学校依据学生成长规律将职业指导划分为四个连续阶段(见图 3)。一年级阶段重点开展职业兴趣测评、生涯规划教育和专业认知教育,其目的在于引导学生了解产业发展趋势和职业岗位需求。二年级阶段依托企业认知实习、岗位体验项目以及专业课程改革来推动学生职业能力的提升。三年级阶段借助企业真实项目、创新创业训练计划(SRTP)和技能竞赛等活动来强化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四年级阶段则将重点放在就业指导、创业实践以及岗位适应训练上,力求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之间的精准衔接。上述四个阶段共同构成了“职业认知-能力培养-创新实践-职业发展”这一递进式培养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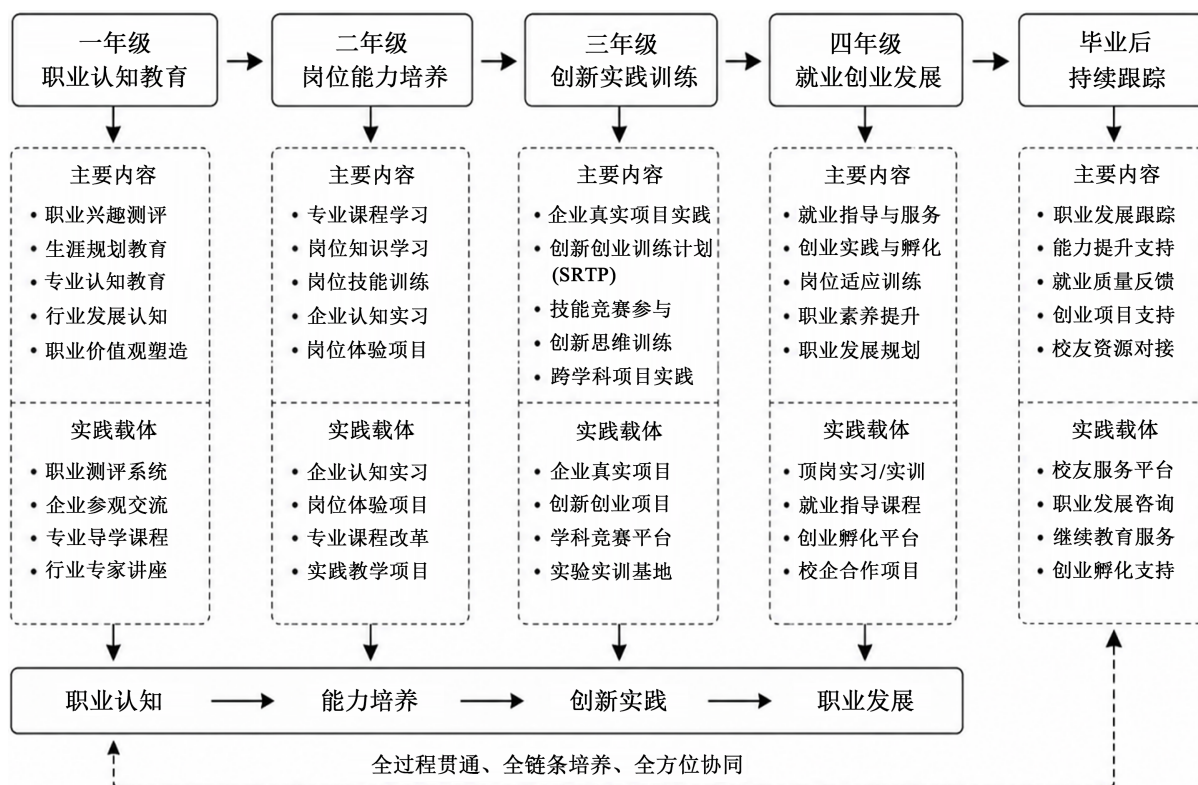


Figure 3. Roadmap for full-process career development and training

图 3. 职业发展全过程培养路径图

6.2.2. 推进课程体系一体化改革

学校重新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把职业指导课程和创新创业课程全面纳入专业课程体系之中(见表 2)。课程教学采用 PBL 项目式教学模式,企业真实生产案例被引入课堂。以人工智能专业为例,学生围绕智慧工厂、机器视觉检测和智能机器人等项目开展课程学习,在完成课程任务的过程中同步培养创新意识与职业能力。

6.2.3. 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学校联合华为、腾讯、科大讯飞和广汽集团等企业共同建设产业学院与实践基地,引入企业工程师参与课程开发、毕业设计指导以及创新创业实践。企业导师不仅承担专业课程教学任务,还参与学生职业规划指导和创新创业项目孵化,由此实现了“课程共建、项目共研、人才共育”。学校积极组织学生

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高水平赛事，以竞赛作为推动力促进创新创业教育与职业能力培养的深度融合。

Table 2. Design of integrating career guidance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urriculum
表 2. 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课程融合设计

培养阶段	职业指导重点	创业教育重点	实践载体
第一学年	专业认知、生涯规划	创新意识培养	企业认知实践
第二学年	岗位能力训练	创新项目训练	企业案例分析
第三学年	职业能力提升	创业实践训练	企业真实项目
第四学年	就业指导	创业孵化	顶岗实习、毕业设计
毕业后	职业发展跟踪	创业持续支持	校友平台

6.2.4. 数字平台赋能精准育人

学校自主建设了智慧就业创业平台，学生成长全过程的数字化管理由此得以实现。平台包含职业兴趣测评模块、职业画像分析模块、就业岗位推荐模块、创业项目管理模块和毕业生跟踪评价模块等五个功能模块。平台采集学生的课程成绩、技能竞赛结果、职业资格证书获取情况、创新创业项目经历以及企业评价等数据，在此基础上形成学生职业能力画像，并利用人工智能算法推荐适合的岗位，职业指导的精准化水平由此得到提高。

上述融合路径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学校在改革推进过程中通过教学督导、师生座谈会和匿名反馈渠道持续收集各方意见，并据此进行了多轮调整。在“企业真实项目进课堂”的初期尝试阶段，部分企业提供的项目难度超出了学生的能力范围，导致学生产生挫败感。学校随后与企业协商将项目按难度分为三个等级：初级项目面向大二学生，中级项目面向大三学生，高级项目则作为毕业设计选题。这一调整使项目参与率大幅提升，项目完成质量也显著改善。

“双导师制”推行初期校内导师与企业导师之间的沟通机制不够顺畅，曾出现“校内导师布置一套任务、企业导师布置另一套任务”的冲突情况。学校随后建立了“三方碰头会”制度，每学期初由校内导师、企业导师和学生代表共同确认本学期的融合教学目标、任务分工和评价标准，并以书面协议形式固定下来。这一机制有效减少了指导方向上的分歧，学生的角色认知也因此更加清晰。这些调整过程说明融合模式的落地并非一蹴而就的线性推进，而是需要在“设计 - 执行 - 反馈 - 修正”的循环中不断迭代的渐进过程。

6.3. 融合实施成效分析

6.3.1. 学生职业规划意识明显增强

根据学校连续三年的问卷调查结果，大多数学生能够较早明确职业发展目标。改革实施后，学生职业认知能力和职业规划意识均有明显提高，说明全过程职业指导能够帮助学生建立更加科学的发展目标。

6.3.2. 创新创业能力持续提升

学校近三年学生参加国家级、省级创新创业竞赛人数持续增长，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数量不断增加。学生依托企业真实项目开展创新实践，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应用价值的创新成果，部分优秀项目成功实现成果转化，体现了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融合对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作用。

6.3.3. 就业质量不断提高

学校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较高水平,用人单位满意度持续提升。毕业生专业对口率、岗位稳定率以及毕业半年薪酬水平较改革前均有所提高,说明职业指导不仅提高了就业数量,也提升了就业质量。企业反馈认为,经过融合培养的学生职业目标更加明确,岗位适应速度更快,创新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更加突出。

6.3.4. 师生对融合教育的感知与评价

对融合教育的实施效果,本研究采用匿名问卷调研与半结构化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收集了师生反馈。调研结果显示大部分师生对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融合育人模式的认可度较高。在学生群体中一个较为普遍的判断是融合后的课程内容更贴合求职与创业的实际需求,这类课程有助于他们尽早明确职业发展方向并在校期间积累实践经验,而实践经验的积累又有效降低了求职与创业过程中的试错成本。学生们认为这种模式对个人综合能力的提升帮助明显。

受访教师则表示融合育人模式推动了自身跨领域教学能力的成长,教师由此更主动地对接行业企业资源,课堂教学与岗位实际需求之间的结合也因此更加紧密。教师们反映教学成就感有所提升。同时也有师生指出当前融合课程的覆盖范围仍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部分项目的指导针对性尚需加强。

7. 研究局限与展望

7.1. 研究局限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该区域产业资源较为丰富,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等产业集群已相对成熟,校企合作的地缘优势比较突出。该校与华为、腾讯、科大讯飞等头部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这些合作使其获得了其他地区职业本科院校难以复制的产业资源。本文所提出的融合模式在产业资源相对匮乏的中西部地区职业本科院校中进行推广时,可能会面临企业参与意愿不足、真实项目来源有限等现实障碍。该校启动融合改革并经历了近五年的持续探索,其经验中包含了一定的“时间红利”——长期积累的校企互信、教师转型周期以及组织文化沉淀,这些都不是短期内能够简单移植的。融合教育的推进并非只有正面效应,以下几种风险也需要引起重视。

其一,目标稀释风险。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一旦被强行“打包”进入同一课程或项目,便可能出现“两头都顾、两头都不到位”的局面。职业指导因嵌入创业项目而弱化了对学生个体生涯困惑的深度回应,创业教育因兼顾职业适应目标而削弱了对创新能力的系统训练。如何在融合中保持各自的核心功能不被消解,是实践中需要持续校准的问题。

其二,学生负担风险。“六位一体”框架对学生的参与深度和广度提出了较高要求。从大一的职业测评、大二的企业实践、大三的真实项目到大四的创业孵化,学生在完成专业课程之外还需投入大量时间参与融合实践活动。部分学习基础较弱或需要兼职维持生活的学生可能因此面临额外负担,甚至产生“融合疲劳”。

其三,教师角色冲突风险。融合模式要求教师同时扮演职业导师、创业教练和专业教师三重角色。在现行考核体系下,教师的科研产出、教学工作量与企业实践指导之间尚未建立有效的平衡机制,过度强调“双师双能”可能导致教师在多重角色中疲于应对并影响教学质量。

7.2. 未来研究方向

第一,差异化融合模式的探索。不同专业群对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的需求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工科专业可能更侧重技术转化型创业教育,商科专业则更关注商业模式创新与市场机会识别。未来研究应当针对不同专业类型设计差异化的融合路径,避免“一刀切”的推广策略。

第二,融合教育对学生长期职业发展的跟踪研究。目前对融合成效的评价主要聚焦于在校期间和毕业初期的就业指标,融合教育是否能够提升学生毕业五年后的职业韧性、职业满意度及职业转换能力,尚缺乏纵向追踪数据。后续研究可以建立至少五到十年的毕业生追踪数据库并采用量化追踪与质性访谈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对融合教育的长期效应进行评估。

第三,学生视角的系统性研究。本文主要基于院校管理者和教师的视角来构建融合框架,学生对融合教育的真实体验、困惑与诉求尚未得到充分呈现。未来研究应当通过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来收集学生对课程设计、实践安排与指导方式等方面的反馈,使融合模式的优化真正以学生发展需求为出发点。

第四,融合教育成本和效益分析。“六位一体”框架涉及课程重构、平台建设、师资培训与数字系统开发等多方面投入,其资源消耗显著高于传统模式。未来研究应当对融合教育的投入产出比进行系统评估,为院校管理者的决策提供经济学层面的依据。

基金项目

2025 年广东省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指导委员会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三全育人”视域下职业本科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构建研究》(YZJZY202524)、2025 年广东省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指导委员会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职业本科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平台建设与运行机制研究》(YZJZY202523)、2025 年度广东省教育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基地项目《生成式 AI 驱动下职业本科“创业-就业”双向赋能教学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25JD14)。

参考文献

- [1] 李鸿玲. 中等职业教育教师发展的时代使命、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N]. 市场信息报, 2025-08-27(013).
- [2] 2025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R].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607/t20260706_1442870.html, 2026-07-06.
- [3] Savickas, M.L. (2013) Career 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Brown, S.D. and Lent, R.W., Eds., *Career Development and Counseling: Putting Theory and Research to Work*, 2nd Edition, John Wiley & Sons, 147-183.
- [4] 李洪建, 吉标. 教学关键要素改革视域下职业教育课程能力图谱构建研究[J]. 教育与职业, 2026(13): 69-77.
- [5] 张秀娥, 祁伟宏, 李泽卉. 创业者经验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机制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17, 35(3): 419-427.
- [6] 黄兆信, 黄扬杰. 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探新——来自全国 1231 所高等学校的实证研究[J]. 教育研究, 2019, 40(7): 91-101.
- [7] 王占仁. “广谱式”创新创业教育的体系架构与理论价值[J]. 教育研究, 2015, 36(5): 56-63.
- [8] 邓梦龄. 基于生涯适应力的大学生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课程体系建构研究[J]. 公关世界, 2025(15): 67-69.
- [9] 曾才芳. 基于 PDP 人格测评的 Y 公司技术人员激励策略改进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宁: 广西大学, 2021.
- [10] 于立刚, 徐平平, 夏阳.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校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J]. 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2(2): 99-106.
- [11] 吕天营, 俞金波. 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情境-行动”式创业课程体系变革[J]. 宁波教育学院学报, 2025, 27(4): 73-77.
- [12] 郝俊琪, 闫智勇, 吴全全, 等. 职业教育行动导向教学模式的内涵澄清与实施策略——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开发范式[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4(20): 60-69+79.
- [13]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Z]. 2021-09-22.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0/12/content_5642037.htm
- [14] 郑勤华, 陈丽, 郭利明, 等. 理论与技术双向驱动的学生综合素养评价新范式[J]. 中国电化教育, 2022(4): 56-63.
- [15] 黄日安, 肖海越. OBE 理念驱动下广东高职毕业生就业能力培养机制研究[J]. 现代职业教育, 2025(25): 49-52.
- [16] 商红桃. 职业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J]. 继续教育研究, 2021(1): 96-98.